周日参加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立庆典。我以为我不会激动，但还是有一点激动；我以为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历史系的独立时代，可能对此不会太看重，但从现场的氛围来看，他们与我一样看重。

从1992年留校任教，到2001年历史系并入文学院，我在独立的历史系工作9年，而至今在文学院却已经工作了23年，为什么始终对文学院没有认同感，而执着于历史单独建院？显然在这个问题上，岁月并没有发挥我们想像中应有的作用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那个独立的历史系仅仅存在于传说中，他们未曾经历，他们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文学院，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认同，而期盼历史单独建院？显然，所有人都存在一种执念，那就是通常所说的学科意识。

当天晚上我在直播间里讲到，汉朝人因为没有学科意识，也不存在学科壁垒，所以司马迁一边创作《史记》，一边参与当朝历法的修订；刘歆既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，也推算了圆周率；张衡创作了《两京赋》，也发明了地动仪。学科，不过是大学这种教育机构在欧洲兴起之后，人为生硬的划分，可是，现在学科意识却成为我们抹不去的执念。

类似的事情有多少呢？前人为一时方便而做的分类，一直成为限制我们的条条框框，类似的事情有多少呢？

说有多少可能是不准确的，准确地说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，似乎都是人为的条条框框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类条条框框之中，这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束缚，这就是对心的根本蒙蔽。

且不说表面可见的，如学科、专业、行业、职业、地域、家乡、菜系等等，就是当我们思考构成三维世界基础的时间和空间的时候，不是也受到人为制定的标准的制约吗？如果抛开人为的计量单位，什么是时间？什么是空间？

人为是伪，那么，抛弃人为的一切才是真实。确立一种思维，不受人为条条框框的羁绊，也许就是开悟吧。